

▼新解读版《原野》2006年3月在天津公演，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第一辑 ◀

新解读 新叙述 新样式



▲新解读版《雷雨》2007年1月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公演，上海戏剧学院演出。



▲新解读版《日出》2008年5月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公演，总政话剧团演出。

【评论】

继成功地导演了曹禺先生的剧作《原野》和《雷雨》之后，王延松以其对经典的严肃态度导演了先生的另一部剧作《日出》。该剧由解放军总政话剧团出品，在落成不久的国家大剧院首演，受到观众和专家的热烈欢迎和称赞，人们认为只有这样的演出才可以和这么气派的剧院相匹配。自此，作为导演王延松也完成了自己的宏愿，即透过现代的审美视角，在重新解读、诠释的基础上，将曹禺先生早期创作的三部经典剧作全部搬上了舞台。

——田本相 宋宝珍：

《曹禺剧作审美现代性的舞台展示》，《中国戏剧》，

2008年第7期



▲王延松导演新解读版《日出》，在国家大剧院接受媒体采访。

内心真相与灵魂救赎◀

——新解读《日出》^①导演手记与排演后记

我是在 2006 年天津排《原野》、2007 年上海排《雷雨》之后开始做《日出》的，因此，我想要做得更放开才行。

——王延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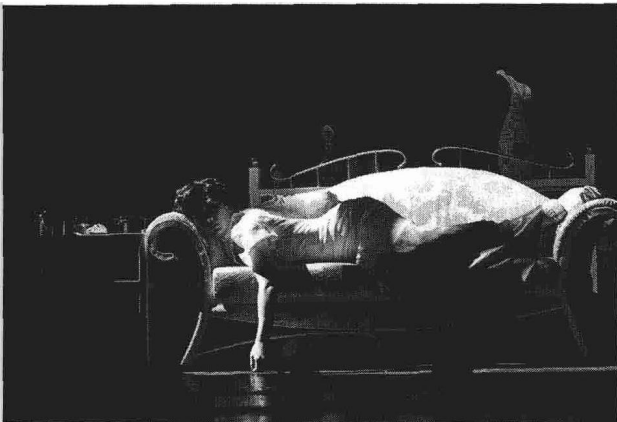
① 话剧剧本。曹禺作(1935年)。写交际花陈白露靠银行家潘月亭供养，住在大旅馆里，与一群寄生虫混在一起。陈白露学生时代的好友方达生企图使她跳出堕落的生活，陈白露虽然也厌恶身边的人和事，但已无力自拔，终于在潘月亭投机股票失败后自杀。剧作反映了旧中国上层社会的腐烂和罪恶以及下层人民受欺凌压榨的痛苦，表现出摧毁这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强烈愿望。



►《日出》导演手记（一）

《日出》之“日出”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一再用心解读。

我看《日出》的故事讲得非常现实，可是《日出》的答案却非常隐晦。似乎有一种可能出现的象征性，隐蔽在这个非常现实的故事背后。



▲新解读版《日出》，从陈白露之死演起。

《日出》的出场人物大多直接切入生活的横断面：张乔治、王福升、潘月亭、顾八奶奶、李石清、黄省三、胡四、小东西、翠喜，可以说是个个精彩；可是中心人物陈白露相形之下却显得张力不够。

我发现，在这众多鲜明的性格之中，中心人物陈白露以及串线人物方达生的“内心生活”缺乏有力量的表现手段。恰恰，这种由诸多精彩性格所支撑的戏剧主人公的“内心生活”，正是《日出》作为经典戏剧的核心价值。我要努力寻找一种能够契合主人公心灵的演出语言，努力寻找

一种新的叙述方式，为的是有力揭示出主人公陈白露“内心生活”的真相。

曹禺先生在1936年《日出》跋里说：“《日出》写成了，然而太阳并没有露出全面。”这很令我着迷。我的切入点在哪里呢？还是曹禺先生的一句话启发了我，他说：“倒是白露看得穿。”于是，新解读版从“陈白露之死”演起。

我们可以把“陈白露之死”设定为一种全新叙述的界面，以陈白露“第一人称”叙述为路径，重新解构故事，依次展开她相关生活的内心层面。这种既是现实的又是心理的交叉叙述，使新解读版《日出》的故事主线，得以始终沿着契合主人公心灵的轨迹发展。

在对《日出》的解读中，我发现与《雷雨》、《原野》不同的是，曹禺先生《日出》的这种“横断面式的描写”，其用意在于构筑主人公陈白露唯物质的生活境遇。《日出》最后归结于“陈白露之死”，这使我们看到：唯物质的生活真相是阴暗的，这种“阴暗”的生活有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使陈白露只身走上了一条隐蔽在生活表象背后的险绝之路。

唯物质的生活，就是《日出》里各色出场人物的生活，统统都算上，谁也不能逃脱的“铁一般的真实”的生活。所谓唯物质的生活真相是“阴暗”的，正如曹禺先生在第四幕最后通过张乔治的惊梦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种人类受制于自身欲望的内心惶恐。

这使我想到中国近代大学者梁漱溟老人一段精彩的话：“生命是心，是心表现在



物上的，是心物之争。历史（宇宙史）一直是心对物之争，一次一次无数次，一步一步无数步，征服了物，凭借物，利用物，表演出来的。”

其实，当下的问题并不乐观，人们时刻都有可能走进这样一种“阴暗”之中，这是现代化的进程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尖锐了的时代病痛。

【评论】

《日出》的演出一般采用纯粹的现实主义方法处理。但是，曹禺的创作不仅继承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且也在努力借鉴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些特点。他吸收了大量象征手法，努力揭示深藏人内部的灵魂，表现人的内心生活、心理真实，让观众思索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类。在新解读版《日出》中，导演王延松大大强化了作品原本存在的现代主义因素，大胆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重新解读故事、整合人物。由此，新解读版《日出》中出现了两个陈白露——一个是现实肉身的陈白露为第一自我；另一个是“精神灵魂”的陈白露为第二自我。第一自我表现陈白露的现实生活，第二自我则展现陈白露的内心生活，即以她的“灵魂”旁观人间百态。虚实结合、跳出跳入的手法，让观众在虚幻与现实的交替重叠中感受一个堕入风尘的女子寻找“希望的日出”的自我救赎。这是导演的一个崭新创造，是以前历次《日出》演出版本中从未呈现过的。通过这样的艺术处理，新解读版《日出》一面按原来文本的序列推进剧的进展，一面又大大地拓展了陈白露的内心世界，展示了她心里的痛苦。其中，开场、结尾的处理最先别开生面。

——曹树钧：《一次崭新的审美享受》，
《上海戏剧》2008年第8期

现实是艺术家的精神处境，也是其艺术的处境。但只有当这种处境被艺术家的心灵真正理解并表达之后，它才具有了高度的艺术真实。对《日出》新的阐



▲新解读版《日出》，陈白露由陈数扮演。



▲陈白露：我爱那生活，我也恨那生活……



释体现了王延松对现代人现实处境的深刻警醒和忧患意识。当商业化叙事愈演愈烈，戏剧精神越来越被矮化钝化的今天，重新拾起灵魂叙事，关注人的精神与内心生活，使《日出》散发着一一种知性的光芒。光线所及万物鲜丽，就是痛苦也成为了带亮点的幸福。在痛苦的玩味中，《日出》实现了戏剧的艺术使命。因为艺术是使人成为人的表达，是人心的呢喃，更是灵魂的叙事。灵魂的叙事，是艺术创造最为重要的精神维度，直面灵魂，直抵人心。

——张荔：《向内观就是走向光明》，《北京日报》2008年6月19日

►《日出》导演手记（二）

陈白露是带着太阳的余辉走进“阴暗”生活的，她的漂亮就像日出的晨光辉映在美丽的露珠上一样被那“阴暗”的一群逐个吮吸，因为，陈白露的漂亮在他们眼里是可以被买卖的。

陈白露可以不被“阴暗”生活所俘获吗？她对“阴暗”生活的向往就像她的漂亮一样给她带来最初的自信；她心存侥幸，一再挣扎，好使自己有一天能够人在其中又独善其身，她就像盼“日出”一样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个不仅面庞美丽而且内心始终也不肯放弃“日出”的女孩，在最后一刻做出了不被“阴暗”的生活所俘获的选择——陈白露之死，是一个年轻美丽女孩“心灵救赎”的生命自觉。

我想，新解读版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看到“太阳”象征一种“心灵救赎”。在《日出》里，“太阳”不是什么别的生命之外的存在，而是人类的良知。陈白露、小东西、翠喜，《日出》的这三个生动的女性形象，当我们将她们放在一个生命的轴线上来解读的时候，就会发现陈白露选择了死是一种生命的自觉——美被自我毁灭，恰是留住美本身。

►《日出》导演手记（三）

陈白露可以不走进“阴暗”生活吗？“阴暗”生活就像伊甸园中那狡猾的蛇，引诱那女人吃下不该吃下的果子；正如她在《日出》中的鲜亮出场……因此，陈白露的悲剧不只属于她自己。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这是当年青年曹禺对理想社会的呼唤。而在今天，我相信这更是“太阳”对每一个灵魂的呼唤。因此，我更喜欢用明朗的心态解读陈白露“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的深长意味。新解读版《日出》结尾处，我取曹禺大师晚年的文字，演绎出陈白露在睡梦中的憧憬，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更愿意释放的积极的生命立场。且看：



陈白露：（果然悄然起身）我睡得并不安稳，时醒时梦，仿佛我又回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树林里一个人走来走去。当然有树木、有花，有阳光从树梢里透下来，甚至听见各种好听的鸟鸣，还闻见一片青草的香。我高兴，居然要唱，躺在好大好大一片青草地上，望着蓝天白云，几乎要笑起来。因为有一只蜜蜂追着我，在我的耳边嗡嗡。我想跟它说话，它却是振着金色的翅膀，就在我的眼前飞来飞去，非常友好。没什么话好说的，就唱一支歌吧。（于是，她奔向生前顶喜欢的阳台，大胆地把身体探出窗外的月夜）我正要唱出世上最美的歌，忽然我怎样用力，甚至于嘶喊，也没有声音。只感到痛，不知什么地方痛，就醒了。你曾梦过有颜色的梦么？我的梦都是彩色的，比最好的电影都好，因为我身在其中。（注：此段摘自曹禺先生 1982 年 12 月 10 日夜，在医院的病榻上写给巴金老人的信）

〔渐收光。剧终。〕

2008 年 1 月修订

【评论】

事实上，新版《日出》的这种新叙事，是对原著意图的一次发挥，而且发挥得恰到好处。它把传统解读所遮蔽的陈白露的内在动机揭示出来，使得“太阳”和工人的砸夯声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力量，而是进入了陈白露的内心世界。我以前看《日出》有一个疑问，不明白为什么陈白露是属于那个没落的旧社会的，未来的新世界似乎与她无关。于是，那个结尾看上去颇像刻意安排的“光明的尾巴”。新版《日出》解决了这个矛盾，从而也赋予陈白露更深刻的含义。



▲于是，她奔向生前顶喜欢的阳台，大胆地把身体探出窗外的月夜

——解玺璋：《一次崭新辉煌的“日出”》，《新京报》2008 年 5 月 14 日

【新解读版《日出》排演后记】

一出戏的“腰”要壮，否则在大格局上会有“塌腰”的危险，而《日出》的“腰”



是第三幕。我想借用曹禺先生说过的的一句话：“情感上讲，第三幕确已最贴近我的心的。”新解读版《日出》除去全剧开头和结尾陈白露在故事叙述方面的新作为，我让陈白露先后三次穿插出现在第三幕，这在以往的版本里是没有的。新解读版《日出》的“腰”要壮，不能没有陈白露在第三幕的新作为，我为此的确是费了一番脑筋的。

►《日出》排演后记（一）

新解读版《日出》上演了，第三幕的穿插目前大家比较认可。事实上曹禺先生是非常讲究穿插的，用人物进行穿插，用问题进行穿插，曹禺的戏好看常常与他有效的运用穿插有很大的关系。过去，有人认为《日出》的第三幕是可以被拿掉的。但我恰恰认为不仅不能拿掉，而且要做足文章。

如果觉得《日出》就是所谓的客厅戏，第三幕交待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原剧本一共9万4千字，我要删掉6万多字，如果我没有自己的视点，没有自己的角度，新的结构就进不来，那么这6万多字怎么拿下去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的加减法，那样我就会无从下手。要有新的视点，要进行新的穿插，否则，就只能还是按照老版本进行平面剪裁，就谈不上新解读意义上的立体重构了。

新解读要用新叙述，新叙述要用新穿插。在新解读版的《原野》和《雷雨》当中我都用过，效果也不错。这一次《日出》我要做得更大胆一些。

►《日出》排演后记（二）



▲新解读版《日出》第三幕

曹禺先生说，《日出》的第三幕是不能删的，它是《日出》的“心脏”。

我的新视点是：当我们把陈白露、小东西和翠喜这三个生动的女性形象放在一个生命轴线上来进行考量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心脏”在全剧结构意义上的新价值。

我觉得在《日出》里有两个隐形结构，一个是在大背景下由金八、潘月亭这些强势的人所代表的所谓男权社会，即便是陈白露这样的大学生，做了电影明星，有知识的女性也要依附在这种男



权社会的背景下。潘月亭、李石清、黄省三，过去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个结构在戏里很漂亮，现在看来仍然很有现实性。再有就是陈白露、小东西和翠喜这三个被同情、被损害的女性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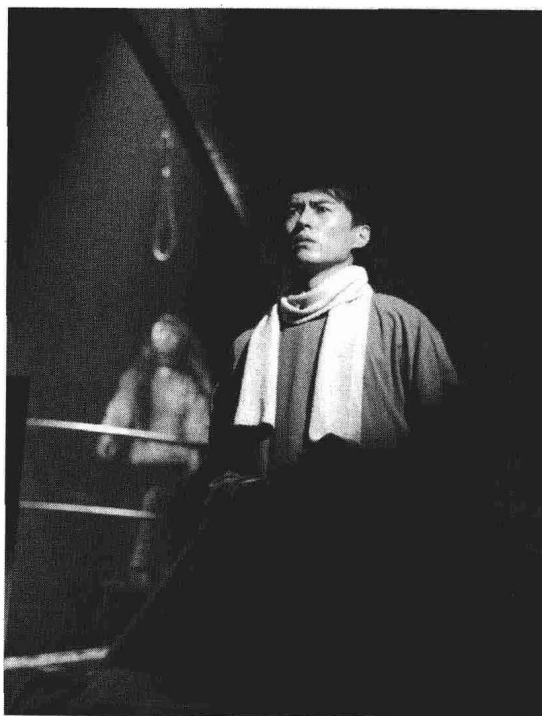
原本在第三幕里是没有陈白露的。现在有了陈白露，而且要不断用陈白露来推进小东西和翠喜的叙事。开场上来是方达生来寻找小东西。事实上目前方达生的这段台词原本是曹禺先生在第三幕开场前的一段舞台提示，而陈白露让方达生再去找小东西原本又是第四幕开头的戏，我把这些用到了现在第三幕做连续的穿插，由方达生来引发，再把陈白露切入进去。

这不仅是新的文学叙述，同时也造就了新的舞台样式。我们通过舞美设计把第三幕的表演分为上半区和下半区，当陈白露在上半区讲述自己内心惶恐的时候，底下就是翠喜、小东西的出场。不仅在第三幕，在新解读版《日出》里，从文本到演出，我把类似的隐形结构叫作“柱式结构”，就像交响乐一样，构成一种诗意的和声关系。

《日出》排演后记（三）◀

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小东西走了一个女人生命的小轮回，陈白露走了一个大轮回。翠喜看似没有轮回，但实际上她已经结束了，早已是“活在死中”的。她们都完成了在叙事立意上的要求，这是我给演员讲戏的过程中一再强调的，我希望我的演员不演糊涂戏，知道自己和对手除去直接对白，还有一种表演背后的隐喻力量。

第三幕结尾，当小东西不堪黑三毒打一声惨叫过后，陈白露默默地出现在外悬梯的最高处，而宝和下处帐幔后面的翠喜还在与胡四卖笑，接下来是小东西上吊，陈白露用独白煞尾。陈白露说：“我救不了她，如同我救不了自己……”这句话连同舞台场面深深地把第三幕凸显出来，正如曹禺先生早年所说是全剧的“心脏”，它的力量，通过陈白露、小东西和翠喜三个女性形象，通过一系列的穿插叙述，构成了对新解读版《日出》整体演出格局的有力的支撑。



2008年9月修订

▲新解读版《日出》，方达生由靳东扮演。



【评论】

在王延松导演的《日出》中，陈白露不但是事件的亲历者，而且是叙述者、观察者，甚至是思索者。这并非导演所强加的，而是从剧作的意味中引申生发的。《日出》的演出本，在王延松的重新解读中，对原剧的篇幅做了压缩，突出了陈白露走不出黑暗现实和精神地狱的悲剧。在“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旧中国，戏剧透过陈白露个体生命的毁灭，反映了旧的社会机体彻底腐烂的肌理。由于曹禺对现实的揭示是如此深刻，我们以往习惯性地将其视为现实主义剧作家，可当我们深入解剖其剧作的精神内涵时，又不得不承认，曹禺是难能可贵的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主义剧作家。正因如此，他的剧作才会常演常新，显现出不竭的艺术魅力。王延松导演对《日出》的“新解读、新样式、新叙述”，的确有着他不可抹杀的再创造，而这一切都来自对于曹禺原作的审美现代性的发掘及舞台展示。

▲王延松导演在《日出》排练中

——田本相 宋宝珍：《曹禺剧作审美现代性的舞台展示》，
《中国戏剧》2008年第7期

新解读 新叙述 新样式

四幕话剧

日出

编 剧 / 曹 禺

演出本 / 王延松

导 演 / 王延松

(总政话剧团演出本)

人 物

陈白露——在××旅馆住着一个女人，二十三岁。

方达生——陈白露从前的“朋友”，二十五岁。

张乔治——留学生，三十一岁。

王福升——××旅馆的茶房。

潘月亭——××银行经理，五十四岁。

顾八奶奶——一个有钱的孀妇，四十四岁。

李石清——××银行的秘书，四十二岁。

李太太——其妻，三十四岁。

黄省三——××银行的小书记。

胡四——一个游手好闲的“面首”，二十七岁。

小东西——一个刚到城里不久的女孩子，十五六岁。

翠喜——一个三十左右的老妓女。

小顺子——宝和下处的伙计。

黑三（即男甲）——一个地痞。

乞丐——唱“数来宝”的。

时 间

第一幕 在××旅馆的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

—— 某日早五点。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

—— 当日晚五点。

早 春

第三幕 在三等妓院内。

—— 一星期后晚十一时半。

第四幕 景同第一幕。

—— 时间紧接第三幕，翌日晨四时许。



第一幕

某大旅馆一间华丽的休息室，有多个门通甬道，通寝室，通客厅。为着窗外紧紧地压贴着一座座的大楼，所以虽在白昼，有着宽阔的窗，屋里也嫌过于阴暗。除了在早上斜射过来的朝日使这间屋有些光明之外，整天是见不着一线自然的光亮的。

屋内一切陈设俱是畸形的，现代式的，生硬而肤浅，刺激人的好奇心，但并不是给人舒适之感。

[幕启时，晨光渐渐由窗户透进来，日影先只射在屋檐上。窗前的幔幕垂下来，屋内的陈设看不十分清晰，一切凌乱和欲望还藏在黑暗里。

[静场，令人难耐的等待。

[黑暗里，有人很悠长地嘘出一口气。日影开始慢慢地移动。

[一个美丽的妇人从颓然睡卧的沙发上，微微地、尝试地坐起身来。她慢慢地抬头，早上斜射过来的朝日瞬间变得强烈，投射在地板上的光反射在她的脸上——表情分明有些怪异，她在那光里发现了自己。

陈白露（微微点着头，脸上渐渐露出惊喜）哦，我又能看见自己了。是我，生得不算太难看，人不算得太老……（此时她仿佛听见自己先前的声音，像个失了父母的小女孩子，一个人在墙角落的小天井里，用几个小糖球自己哄着自己，极甜蜜地而又极凄楚地怜惜着自己：一片，两片，三片……八片，九片，十片……）那是我，我是数着那些安眠的药片，一粒一粒地数，为的是让自己能死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我想这样也许能留住我的灵魂……（眼泪悄然流下来，她振起精神，立起来，背过身，捂住脸）哦，这是我，是我的眼泪……我的灵魂还在。（即转过身来，慢慢收拢她纤细的双手，慢慢扬起头，她让自己完全浸润在那朝日的光里）留住我的灵魂，不要让她跟我一起死去……

[忽然，黑暗里，又有人忍不住地叹一声。

方达生（忧伤地）真想不到，竹均，你居然会——

[陈白露惊喜自己不仅能听见也能看见眼前的那个人，记忆渐渐开始与现实重合。

陈白露（慢慢走进那人）等一等，你叫我什么？

方达生（回忆地）竹均，你的名字，你不愿意听么？

陈白露（回味地）竹均，竹均，仿佛有多少年没有人这么叫我了。你再叫我一遍。



方达生 (回忆地) 怎么, 竹均——

陈白露 (回味地) 甜得很, 也苦得很。你再这样叫我一声。

方达生 (情不自禁) 哦, 竹均, 你不知道我心里头——

陈白露 (尝试复原记忆) 打住! 书呆子, 乡下人, 我能想象你从乡下来看我原本的打算, 我不要你说出下面的话。(走到那人面前, 拿起烟盒) 抽烟么?

方达生 (忧伤地) 乡下人——我, 不会抽烟, 噢, 我不会抽烟, 也不会喝酒。

陈白露 (燃上香烟) 不会抽烟, 也不会喝酒, 可怜——你真是个好! (悠悠然呼出淡蓝色的氤氲) 可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 有它自来的残忍! 你不懂!

方达生 (缓慢地) 我是不懂, 竹均, 我一时也不能忘记你先前的样子。

陈白露 (灵魂自语) 我并不甘心那样生活下去, 生怕旁人刺痛我的自尊心。

方达生 (更加忧伤地) 竹均, 你不知道我的心, 我的心里头是多么——

陈白露 (灵魂自语) 这个乡下人, 这个傻孩子, 这个没用的人。他不知道, 他这一声一声竹均地叫我, (本能地对达生) 你还心里头——

方达生 对了, “心里头”, “心里头”,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永远在心里头活着。可是竹均, (冷酷地)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已经忘了你自己是谁了。

陈白露 (更加本能地) 你要问我自己是谁么? 你听着: 出身, 书香门第, 陈小姐; 教育, 爱华女校的高才生; 履历, 一阵子的社交明星, 几个大慈善游艺会的主办委员; ……父亲死了, 家里更穷了, 做过电影明星, 当过红舞女。怎么这么一套好身世, 难道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你听好了, 我是陈——白——露。

[似乎有一种她熟悉的声音从远处急促涌来。朝日的光变幻为奢靡之光, 阴暗的背景里, 稀微的光明以无声的足步蹑着脚四处爬上来, 掩映出重重叠叠的黑影。方达生仍一声不响地沉湎在阴暗之中。

陈白露 方达生——我从前的“朋友”, 他从乡下老家来看我, 就是要质问我的堕落。好, 我就让他看看铁一般生活的真实的堕落!

[舞曲, 舞动, 躁动, 一种混杂的声音迅速地膨胀开来。陈白露眼前, 一连串的人物鲜亮出场了, 仿佛要把她再度拉回那个喧嚣的世界。

[张乔治出场。

陈白露 张乔治——海外留学生, 此地的高等出产, 他说他得过什么博士硕士一类的东西, 洋名 George, 在外国他叫乔治张, 在中国他叫张乔治。回国来听说当过几任处长, 口袋里很有几个钱。整日里醉醺醺的——

张乔治 白露, 顶红、顶红的人, 你是我的, 嗯, 是我最崇拜的——(呕吐着



跑下)

[潘月亭出场。]

潘月亭 白露，我知道你会找我来的！(贴面起舞)

陈白露 潘月亭——大丰银行经理，金融大亨，本来有花不完的钱，后来破产。哦，我可怜的老爸爸！

潘月亭 (老脸紧贴)白露，我不要你叫我老爸爸。

陈白露 (推开他的脸)我喜欢叫你是我的老爸爸，我要叫你是我的老爸爸。

潘月亭 (抗议地)我不老，你为什么叫我老爸爸。

陈白露 (一面笑，一面把头猫似地偎过来擦过去)我要叫，我偏要叫，老爸爸！老爸爸！

潘月亭 (反而高兴起来)你要叫，就随你叫吧，也好，叫吧！叫得好，叫得好。(眉开眼笑地闪身而下)

[李石清携李太太出场。]

陈白露 李石清——大丰银行的秘书，是潘月亭的下属，一个看起来名誉金钱都想要的人；他的太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打招呼)李太太。(李石清夫妇快速舞下)

[黄省三出场。]

陈白露 黄省三——大丰银行的小书记，是李石清的下属，一个小人物，老婆因为他穷，跟人跑了，撇下三个孩，后果可想而知。

黄省三 这个世界不是替我这样的人预备的，到了我也没能明白。(悻悻地走下)

[顾八奶奶急出。]

顾八奶奶 白露，白露，他们男人什么都好，又能赚钱，又能花钱的，可是就是一样，不懂得爱情，爱情的伟大，伟大的爱情——

陈白露 顾八奶奶——是天下最多情的女人！

顾八奶奶 (很自负地)所以我顶悲观，顶痛苦，顶热烈，顶没有法子办。

陈白露 噢，你怎么打牌打着打着不打啦？

顾八奶奶 我心痛！我刚才不打牌，就因为我忽然想起胡四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的心又痛起来。你不信，你摸摸我的心！我要倒一杯水去，我得吃药。(摇摆着下)

[胡四、王福(生一)升鬼祟而上。]

陈白露 胡四——一个游手好闲的“面首”，顾八的情人。

[胡四、王福升(一生)分开。胡四哼着“反二黄”比划着下。]

王福生 陈小姐，您吩咐的事情办好了，您看这位方先生住在……

[王福生一本正经地走上前来，听候吩咐。]



陈白露 王福生——旅馆里伺候人的茶房。

[陈白露瞥了他一眼，便径直地走向一旁的方达生。

陈白露 你累了么？

方达生 还好——方才，是你一个人同他们那些人在跳，我一起首就坐着。

陈白露 你为什么不一起玩玩？

方达生 (冷冷地)我告诉过你，我不会跳舞，并且我也不愿意那么发疯似地乱蹦跶。

陈白露 (笑得有些不自然)发疯，对了！我天天过的是这样发疯的生活。(败兴地)你这个人！还是跟从前一样的别扭，简直是没有办法。

方达生 (伤感地)竹均，你也知道我这一次到这里来是为什么？

陈白露 (如一块石头)为什么？我不知道！

方达生 (恳求地)我不喜欢你这样装糊涂！你自然明白，我要你跟我回去。

陈白露 (睁大眼睛)回去？回到哪儿去？

方达生 (直截了当)我说你回到我那里，我要你，我要你嫁给我！

陈白露 (恍然大悟的样子)哦——嗯！——(拉长声)

方达生 (取出车票)车票就在这里。要走天亮以后，坐早十点的车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

陈白露 我瞧瞧。(拿过车票)你真买了两张，一张来回一张单程，——哦，连卧铺都有了——(笑)我只问你一句话——

方达生 什么？

陈白露 (很大方地)你有多少钱？

方达生 (快速地)我懂你的意思。

陈白露 (追问)我问你养得活我么？(达生不说话地看她)噢？你不要这样看我！你说我不应该这么说话么？噢，我要人养活我，你难道不明白么？我要舒服，你不明白么？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难道听不明白？

[达生仍不说话地看着她，眼泪止不住地要流下来。

陈白露 这样吧，(迅速地撕掉车票)我叫人把行李从你的旅馆取出来，这家旅馆东边二十四号，是这旅馆顶好的。你(指身边福生)领着方先生去睡吧，要是方先生看着不合适，告诉我，我把我的屋子让给他。

[福生应声而下。

方达生 竹均，我想我在这里是睡不着觉的——

陈白露 睡不着，我这里有安眠药，多吃两片。你要么？傻孩子去睡吧——(白露把方达生推下)

[她孤独一人缓缓移动着疲乏的身体躺在沙发上，仿佛堕入空寂的灵



魂之中——那里，不仅有记忆的断片，也有叙述的回响，甚至可以被自己听见。

陈白露 (灵魂自语) 我爱那生活，我也厌恶那生活。生活里的阴暗，有它自来的诱惑！曾经漂泊的日子告诉我，世上并没有我在孩儿时代所幻梦的爱情。即使你怎样羡慕着自由，怎样憧憬着情爱里伟大的牺牲——因为，我试验过。一个未经世故的女孩子，和一个画儿似的男人飞出去——像寓言中那习惯于金丝笼的鸟，已失掉了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又回到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我只有等待，等待着有一天幸运会来叩我的门。然而，那一天我所等待的叩门声突然在深夜响了，我走去打开门，发现那来客穿着黑衣服不做一声地走进来。我毫无留恋地和他同去。生活中的幸福和快乐毕竟总是意外，而平庸，痛苦，死亡永不会放开人的。

[此时，由屋内深处悄悄移出一个人形，颤抖着，仿佛钉在那里。蓦然间白露认出那人的样子——

陈白露 小东西！一个刚到城里不久的女孩子，约莫有十五六岁的样子，她希望我救她。

[那个瘦弱胆怯的小女孩子，头发乱蓬蓬的，惊惶地睁着两个大眼睛望着白露。她穿一件肥大绝伦的蓝绸褂子。因为恐惧抖得可怜，在她亮晶晶的双眼眼里流露出天真和哀求。

陈白露 (迅速地) 哦，她给我的最初印象实在是太可怜了，这么一个小东西。

小东西 (惶恐地、快速地) 小姐！我没有偷你的东西。我偷的是我妈妈的。我不知道我妈妈是谁。我妈妈住在楼上。我跑出来，因为前天她要我跟一个黑胖子睡在一起。我怕极了，我不肯，他们就打我，拿皮鞭子抽。昨天晚上他们又把我带到这儿来，那黑胖子又来了。我实在是怕他。我吓得叫起来了。那黑胖子气走了。他们又打我了。隔壁有人，他们怕人听见。堵住我的嘴，掐我，拿(哭起来)……拿……拿烟签子扎我(忍住泪)您看，您看！(伸出臂膊)

陈白露 天啊！你这胳膊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不一直逃出去？(顿生怜悯之心，极力控制住眼泪)

小东西 (仿佛很懂事的) 我往哪儿逃？我不认识人，我没有钱。

陈白露 (仍难平静) 不过你的妈妈呢？

小东西 (傻气地) 在楼上。

陈白露 不是，我说你的亲妈妈，生你的妈妈。

小东西 她？她早死了。

陈白露 父亲呢？



小东西 前个月死的。(眼泪流下来)

陈白露 哦!(她回过身去)也是——可是,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

小东西 (恐惧到了极点)不,不,不!(跪下)小姐,您修个好吧,千万不要叫他们找着我,那他们会打死我的。(拉着小姐的手)小姐,小姐,您修个好吧!(叩头)

陈白露 你起来,(把她拉起来)我没有说把你送回去,你先坐着,让我们想个法子。

小东西 谢谢您,谢谢您。小姐,饿——我实在饿得很,他们说是要等那黑胖子喜欢之后才许我吃的。

陈白露 (她打开饼干盒)可怜的小东西,你先吃一点饼干。

小东西 (接过来)谢谢您,小姐。(她背过脸贪婪地吃起来)

[王福升上。]

小东西 (赶紧放下食物,躲起来)啊,小姐。

陈白露 谁?

王福升 是我,福升。

小东西 小姐,(惊惧)他……他……

陈白露 不要怕,小东西,他是侍候人的茶房。

王福升 小姐,大丰银行的潘经理,昨天晚上来了三遍。

陈白露 知道,知道。

王福升 他还没有走。

陈白露 没有走?为什么不走?

王福升 旅馆旁边不是要盖一座大楼么?潘经理跟他那位秘书李石清谈事呢。可是他说了,小姐回来,就请他去。他要见您。

陈白露 那么刚才你为什么不说?

王福升 刚才,不是那位方先生还在——

陈白露 哦,那你不要叫他来这儿,你跟潘经理说,我要睡了。

王福升 怎么,您为什么不见见他呢,您想,人家潘经理,大银行开着——

陈白露 (讨厌他啰嗦)你不要管,我不愿意见他,我不愿意见他,你听见了没有?

王福升 (卑屈的神色,谄笑着)可是,小姐,您千万别上火。(由他袋里摸出一大把账单来)您听着,您别着急!这是美丰金店六百五十四块四,永昌绸缎公司三百五十五元五毛五,旅馆二百二十九块七毛六,洪生照相馆一百一十七块零七毛,久华昌鞋店九十一块三,这一星期的汽车七十六元五——还有——

陈白露 (忍不住)钱,钱,永远是钱!(哀痛地)我从来没有跟旁人伸手要过